利瑪竇 (1552-1610) 來華被尊稱為「泰西儒士」，自己卻以“畸人”謙稱。

當時士大夫中，徐光啟 (1562-1633) 最了解他，並配合他的心意推介西方文明，進而奉教並在利氏逝世前兩年筆錄了利氏與九位士大夫的對話，將利氏來華的心意流傳至今。利氏與徐氏的合作可謂東西文化深度交流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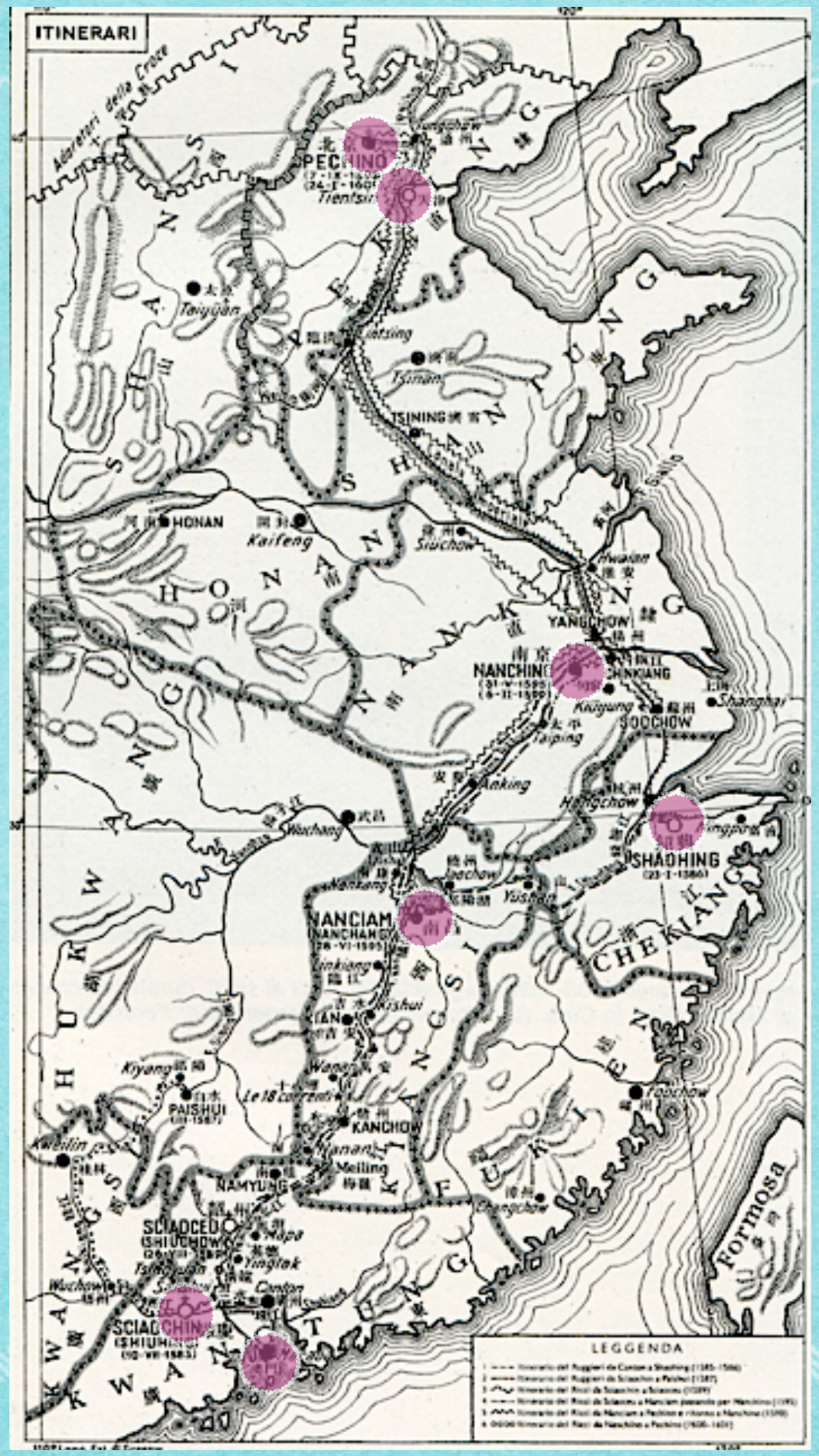
P. Mattheus Riccius Maceratensis
Qui primus e societate Jesu
Evangelium in Sinas invexit
obiit anno salutis 1610 aetatis 60

澳門出生的葡萄牙籍耶穌會輔理修士游文輝(Emanuel Pereira)所繪

利瑪竇

歐洲人的容貌，
過人的記憶力，
精通中文，
嫻習禮儀，
不婚，
不慕名利仕進，
謠傳他懂鍊金術，
所傳宗教非常特別。

1582-1600
由澳門到北京



晚明時，西方科學透過天主教教士傳入，中國人喜歡學習，稱他們所傳授的為「天學」。包括天主教的教義，及天文地理的學識。利瑪竇大部份的著作由李之藻編入《天學初函》。

《天學初函》中的「器篇」收錄了利氏十本書。「理篇」也收了十本書。乾隆皇帝在位時所編的四庫全書收錄了《天學初函》中的「器篇」，而「理篇」則只是收作「存目」。

「器篇」

一、幾何原本六卷（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受）
二、同文算指十卷（利瑪竇授；李之藻演）
三、測量法義一卷（利瑪竇口譯；徐光啟筆受）
四、勾股義一卷（徐光啟譔）
五、圜容較義一卷（利瑪竇授；李之藻演）
六、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李之藻演）
七、經天該一卷（李之藻筆述）
八、山海輿地全圖
九、西字奇跡一卷
十、乾坤體義二卷

西字奇蹟

1605年，利瑪竇應用他和另外幾位傳教士擬訂的用羅馬字給漢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寫了4篇文章，

這4篇註音文章一共有387個不同音節（不計聲調）的漢字。根據這些音節的注音歸納出的利瑪竇的拼音方案如：聲母、韻母、聲調。

信而步海疑而即沈 sín shì pú hài nǐ shì cié chìn

天主已降生託人形以行教于世先 tiēn chù ì Kiáng sēm tŏ gìn hìm ì hìm Kiáo yû xí siēn

海十二聖徒其元徒名曰伯多落伯 hoéi xé shì xím tû Kí iuén tû mîm yuě pŏ tō lŏ pŏ

多落一日在船忱惚見天主立海 tō lŏ yé gĕ cái chuên hàm hoĕ kién tiēn chù lié hài

後疑使彼無疑我信無據故感其信 heú nǐ sù pì vû nǐ ngò sín vû kiú cú càn Kí sín

亦感其疑也 yĕ càn Kí nǐ yè

歐邏巴利瑪竇撰 cū ró pà Kí mà tcú siuén

「理篇」

一、天主實義二卷
二、交友論一卷
三、西國記法一卷
四、二十五言一卷
五、畸人十篇二卷
六、辯學遺牘一卷
七、西琴曲意八章一卷
八、齋旨一卷（附司鐸化人九要一卷）
九、畸人十規
十、奏疏

兩江總督所進「存目」書之一，是《天學初函》「理篇」中的《畸人十篇》。對該書的評述如下：

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設為問答以申彼教之說。…… 其言宏肆博辨，頗足動聽。大抵掇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回、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

由於《畸人十篇》是利氏與當時學者士大夫談道問答，由徐光啟記錄，於1608年出版。從對話中可認識到利氏風趣幽默的一面，及真實的利瑪竇。

《畸人十篇》

一、人壽既過誤猶為有。(與李太宰討論年歲的問題。)
二、人於今世惟僑世耳。(與大宗伯馮琦的談話。)
三、常念死候利行為祥。(與徐太史徐光啓談死候。)
四、常念死候備死後審。(與徐太史徐光啓談死候。)
五、君子希言而欲無言。(與御史曹于汴談謹口慎舌。)
六、齋素正旨非由戒殺。(與李水部李之藻論齋的真義。)
七、自省自責無為為尤。(與吏部吳大參談坐禪。)
八、善惡之報在身之後。(與龔大參談論輪迴之說。)
九、妄論未來自速身凶。(與郭某談占吉凶、卜風水。)
十、富而貪吝苦於貧窶。(與南昌某富人談安貧樂道的快樂。)

無為齋素輪迴卜

人壽今世
希望會交
死候

自省自責無為為尤

吏部吳大參問利氏有否坐禪，
利氏說「坐」的目的是為了「行」，坐下反省是對行動有新的認識。省察就是改過遷善的好方法。

無為為尤，指空無之說無益，意即惡不只在作惡，當為之善而不為，也是愆尤。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

利氏與李之藻討論天主教不戒殺牲而齋戒的三個原因：
齋素正旨之一：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

齋素正旨之二：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於垢土，俾不得沖天享其精氣也。能救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遊馴命矣。古賢甘餓，求餒不求飽，其於身也，似仇而實親焉。

齋素正旨之三：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僥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矣。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

利氏與龔大參談論輪迴。利氏的時代和背境，令他所論及的觀點含有一些攻擊性。

妄論未來自速身凶

郭氏占卜得自己會在四月死去，與利氏論未來。

利氏指出探知未來，是愚弄自己而已，自找麻煩。他舉了兩個例子去說明他的看法。

第一個：
在平路上，我們只需八寸寬的路面走動，若在一條置於高處的八寸寬的木方上走動，就會覺得很不安穩。把「不用怕的事」變成「會害怕的事」。

第二個：
「想象」會使「預期」的事情發生：即使犯人並沒有流血，若醫師用方法使他相信他已流了八碗血時，犯人便即時死去。

人壽既過, 誤猶為有

利瑪竇五十歲時，李太宰問他的年歲。
利氏自稱已沒有五十年了。因為過去的年歲已不存在。這一怪論很引起人們的興趣。

他認為年歲是指過去了的日子，而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
「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强勝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
「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為大寶矣。」
利氏用「知」及「日」的觀念去說明他的「智」的論點。

人於今世惟僑世耳

與大宗伯馮琦討論人與禽獸之分別時，指出禽獸在世界中活得舒服，因為它們視世界為它們安居之所。人在世之所以不覺安寧，因他們不認為世界不是屬於他們的。

「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為天民，則昂首向順於天。以今世為本處所者，是欲與禽獸同群也。」

利氏以人的頭向上及禽獸的頭向下作比較，諷刺安於現世的人與禽獸沒有分別。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利氏與曹于汴談謹口慎舌的態度，
曹氏問：「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
利氏答：「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

利氏指出「習言師人」，「習不言師神」的道理。不多言能助人達致超越的境界。

利氏並說了發生在古希臘作家伊索(Aesopus 隘瑣伯)身上的故事來說明。伊索為奴時，主人要他為客人預備最好的美食，他便買了很多禽畜的舌頭作為宴會的菜餚，並解說吃舌頭有助說出美言，故此可作佳餚。次日，主人招待政敵要他預備最差的菜式時，伊索同樣以舌頭作為菜餚，他告訴主人吃舌頭能助人說是非，離間他人，是最毒的食物。

氏利也可以說是在「自嘲」，因他說了一大堆話去叫人不要多說話。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利氏與一富人談安貧樂道。

利氏指出多欲望才是「貧窮」，而寡欲才是真正的「富有」。

財富是一種負擔。
主人害怕僕人逃跑，用繩縛著他，僕人逃跑時，主人要拖著繩跟著他走。

富人卧病不醒，家人在旁稱要分他的身家，他竟然醒過來，醫生要求一塊金子買一藥丸治病，他因吝嗇而不就醫，不久便死了。

常念死候

利氏與徐光啟討論死亡的問題。
利氏問徐光啟為什麼人那麼害怕死亡。利氏指出既然「死」是嚴肅的問題，應有充足的準備。人不知什麼時候會死，就是為人能預備得更好。

人生像在坐船，船看似不動而其實是不斷的在動著。生命是在流轉中，因此人要提昇對生命的危機感。

徐光啓指出人不願提「死」，是因為「死」是不祥的。
利氏則認為知道或想到會「死」卻會令人避開犯過和積極去行善。
其益處包括：斂心檢身、治淫欲、輕財貨功名富貴、攻伐倨敖心、不妄畏而安受死。

利氏指出雀鳥及魚要靠尾巴去調校行動方向，而「死亡」就是人的尾巴，可調校「生命」的方向。

「野狐喻」

利氏從伊索寓言中選取了一個故事說明「入世之隙」與「出世之隙」。

「野狐曠曰饑餓，身瘦腥，就雞棲竊食，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饞亟則伏而入，數日飽飫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腥如初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子入生之隙，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偕出也，何不習彼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 」

利氏用「隙」這一概念，強調人要小心留意「隙」的入與出。「出世之隙」指引我們如何在世生活，因此「死亡」是給我們如何「做人」作出指引。

總結

利瑪竇在南昌的夢
獲得皇帝的青睞，准許自由傳教
消滅古傳的宗教而宣傳天主的宗教

利瑪竇的方法:
利用西方的文明、智慧、
採取貶佛、補儒的方式
推介天主教的信仰。
明朝士大夫徐光啟
既承受利氏帶來的西方文明，
又領洗進教，最得利氏之意。

利瑪竇
中文著譯集

朱維錚 主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